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西遊記

第八回 我佛造經傳極樂 觀音奉旨上長安

試問禪關，參求無數，往往到頭虛老。磨磚作鏡，積雪為糧，迷了幾多年少。毛吞大海，芥納須彌，金色頭陀微笑。悟時超□地三乘，凝滯了四生六道。誰聽得，絕想崖前，無陰樹下，杜宇一聲春曉。曹溪路險，鷲嶺雲深，此處故人音杳。千丈冰崖，五葉蓮開，古殿簾垂香裊。那時節，識破源流，便見龍王三寶。這一篇詞，名《蘇武慢》。話表我佛如來辭別了玉帝，回至雷音寶剎。但見那三千諸佛、五百阿羅、八大金剛、無邊菩薩，一個個都執著幢幡寶蓋、異寶仙花，擺列在靈山仙境娑羅雙林之下接迎。如來駕住祥雲，對眾道：「我以甚深般若，遍觀三界。根本性原，畢竟寂滅。同虛空相，一無所有。殄伏乖猴，是事莫識。名生死始，法相如是。」說罷，放舍利之光，滿空有白虹四□二道，南北通連。大眾見了，皈身禮拜。少頃間，聚慶雲彩霧，登上品蓮臺，端然坐下。那三千諸佛、五百羅漢、八金剛、四菩薩，合掌近前禮畢，問曰：「鬧天宮攪亂蟠桃者，何也？」如來道：「那廝乃花果山產的一妖猴，罪惡滔天，不可名狀。概天神將，俱莫能降伏；雖二郎捉獲，老君用火鍛煉，亦莫能傷損。我去時，正在雷將中間揚威耀武，賣弄精神。被我止住兵戈，問他來歷。他言有神通，會變化，又駕筋斗雲，一去□萬八千里。我與他打了個賭賽，他出不得我手，卻將他一把抓住，指化五行山，封壓他在那裡。玉帝大開金闕瑤宮，請我坐了首席，立安天大會謝我，卻方辭駕而回。」大眾聽言喜悅，極口稱揚。

謝罷，各分班而退，各執乃事，共樂天真。果然是：

瑞靄漫天竺，虹光擁世尊。西方稱第一，無相法王門。常見玄猿獻果，麋鹿啣花；青鸞舞，彩鳳鳴；靈龜捧壽，仙鶴嚙芝。安享淨土祇園，受用龍宮法界。日日花開，時時果熟。習靜歸真，參禪果正。不減不生，不增不減。煙霞縹緲隨來往，寒暑無侵不記年。

詩曰：

去來自在任優游，也無恐怖也無愁。
極樂場中俱坦蕩，大千之處沒春秋。

佛祖居於靈山大雷音寶剎之間。一日，喚聚諸佛、阿羅、揭諦、菩薩、金剛、比丘僧尼等眾曰：「自伏乖猴安天之後，我處不知年月，料凡間有半千年矣。今值孟秋望日，我有一寶盆，盆中具設百樣奇花、千般異果等物，與汝等享此孟蘭盆會，如何？」概眾一個個合掌，禮佛三匝領會。如來卻將寶盆中花果品物，著阿儂捧定，著迦葉佈散。大眾感激，各獻詩伸謝。

福詩曰：

福星光耀世尊前，福納彌深遠更綿。
福德無疆同地久，福緣有慶與天連。
福田廣種年年盛，福海洪深歲歲堅。
福滿乾坤多福蔭，福增無量永周全。

祿詩曰：

祿重如山彩鳳鳴，祿隨時泰祝長庚。
祿添萬斛身康健，祿享千鍾世太平。
祿俸齊天還永固，祿名似海更澄清。
祿恩遠繼多瞻仰，祿爵無邊萬國榮。

壽詩曰：

壽星獻彩對如來，壽域光華自此開。
壽果滿盤生瑞靄，壽花新採插蓮臺。
壽詩清雅多奇妙，壽曲調音按美才。
壽命延長同日月，壽如山海更悠哉。

眾菩薩獻畢，因請如來明示根本，指解源流。那如來微開善口，敷演大法，宣揚正果，講的是三乘妙典，五蘊楞嚴。但見那天龍圍繞，花雨繽紛。正是：

禪心朗照千江月，真性清涵萬里天。

如來講罷，對眾言曰：「我觀四大部洲，眾生善惡，各方不一：東勝神州者，敬天禮地，心爽氣平；北俱盧洲者，雖好殺生，只因糊口，性拙情疏，無多作踐；我西牛賀洲者，不貪不殺，養氣潛靈，雖無上真，人人固壽；但那南瞻部洲者，貪淫樂禍，多殺多爭，正所謂口舌兇場，是非惡海。我今有三藏真經，可以勸人為善。」諸菩薩聞言，合掌皈依，向佛前問曰：「如來有三藏真經？」如來曰：「我有法一藏，談天；論一藏，說地；經一藏，度鬼。三藏共計三□五部，該一萬五千一百四□四卷，乃是修真之經，正善之門。我待要送上東土，叵耐那方眾生愚蠢，毀謗真言，不識我法門之旨要，怠慢了瑜迦之正宗。怎麼得一個有法力的，去東土尋一個善信，教他苦歷千山，詢經萬水，到我處求取真經，永傳東土，勸化眾生，卻乃是個山大的福緣，海深的善慶。誰肯去走一遭來？」當有觀音菩薩行近蓮臺，禮佛三匝道：「弟子不才，願上東土尋一個取經人來也。」眾眾擡頭觀看，那菩薩：

理圓四德，智滿金身。纓絡垂珠翠，香環結寶明。烏雲巧疊盤龍髻，繡帶輕飄彩鳳翎。碧玉紐，素羅袍，祥光籠罩；錦絨裙，金落索，瑞氣遮迎。眉如小月，眼似雙星。玉面天生喜，朱唇一點紅。淨瓶甘露年年盛，斜插垂楊歲歲青。解八難，度群生，大慈憫；故鎮太山，居南海，救苦尋聲，萬稱萬應，千聖千靈。蘭心欣紫竹，蕙性愛香藤。他是落伽山上慈悲主，潮音洞裡活觀音。

如來見了，心中大喜道：「別個是也去不得。須是觀音尊者，神通廣大，方可去得。」菩薩道：「弟子此去東土，有甚言語吩咐？」如來道：「這一去，要踏看路道，不許在霄漢中行。須是要半雲半霧，目過山水，謹記程途遠近之數，叮嚀那取經人。但恐善信難行，我與你五件寶貝。」即命阿儂、迦葉取出錦襪袈裟一領。九環錫杖一根，對菩薩言曰：「這袈裟、錫杖，可與那取經人親用。若肯堅心來此，穿我的袈裟，免墮輪迴；持我的錫杖，不遭毒害。」這菩薩皈依拜領。如來又取出三個箍兒，遞與菩薩道：「此寶喚做緊箍兒，雖是一樣三個，但只是用各不同。我有金緊禁的咒語三篇。假若路上撞見神通廣大的妖魔，你須是勸他學好，跟那取經人做個徒弟。他若不伏使喚，可將此箍兒與他戴在頭上，自然見肉生根。各依所用的咒語念一念，眼脹頭痛，腦門皆裂，管教他人我門來。」

那菩薩聞言，踴躍作禮而退。即喚惠岸行者隨行。那惠岸使一條渾鐵棍，重有千斤，只在菩薩左右作一個降魔的大力士。菩薩遂將錦襪袈裟，作一個包裹，令他背了。菩薩將金箍藏了，執了錫杖，逕下靈山。這一去，有分教：

佛子還來歸本願，金蟬長老裹梅檀。

那菩薩到山腳下，有玉真觀金頂大仙在觀門首接住，請菩薩獻茶。菩薩不敢久停，曰：「今領如來法旨，上東土尋取經人去。」大仙道：「取經人幾時方到？」菩薩道：「未定，約摸二三年間，或可至此。」遂辭了大仙，半雲半霧，約記程途。有詩為證。

詩曰：

萬里相尋自不言，卻云誰得意難全。

求人忽若渾如此，是我平生豈偶然。
傳道有方成妄說，說明無信也虛傳。
願傾肝膽尋相識，料想前頭必有緣。

師徒二人正走間，忽然見弱水三千，乃是流沙河界。菩薩道：「徒弟呀，此處卻是難行。取經人濁骨凡胎，如何得渡？」惠岸道：「師父，你看河有多遠？」那菩薩停立雲步看時，只見：

東連沙磧，西抵諸番，南達烏戈，北通韃靼。徑過有八百里遙，上下有千萬里遠。水流一似地翻身，浪滾卻如山聳背。洋洋浩浩，漠漠茫茫，□里遙聞萬丈洪。仙槎難到此，蓮葉莫能浮。衰草斜陽流曲浦，黃雲影日暗長堤。那裡得客商來往？何曾有漁叟依棲？平沙無雁落，遠岸有猿啼。只是紅蓼花繁知景色，白蘋香細任依依。

菩薩正然點看，只見那河中潑刺一聲響亮，水波裡跳出一個妖魔來，□分醜惡。他生得：

青不青，黑不黑，晦氣色臉；長不長，短不短，赤腳筋軀。眼光閃爍，好似灶底雙燈；口角丫叉，就如屠家火鉢。獠牙撐劍刃，紅髮亂蓬鬆。一聲叱咤如雷吼，兩腳奔波似滾風。

那怪物手執一根寶杖，走上岸就捉菩薩，卻被惠岸掣渾鐵棒擋住，喝聲：「休走！」那怪物就持寶杖來迎。兩個在流沙河邊這一場惡殺，真個驚人：

木叉渾鐵棒，護法顯神通；怪物降妖杖，努力逞英雄。雙條銀鱗河邊舞，一對神僧岸上沖。那一個威鎮流沙施本事，這一個力保觀音建大功。那一個翻波躍浪，這一個吐霧噴風。翻波躍浪乾坤暗，吐霧噴風日月昏。那個降妖杖，好便似出山的白虎；這個渾鐵棒，卻就如臥道的黃龍。那個使將來，尋蛇撥草；這個丟開去，撲鷓分松。只殺得昏漠漠，星辰燦爛；霧騰騰，天地朦朧。那個久住弱水惟他狠，這個初出靈山第一功。

他兩個來來往往，戰上數□合，不分勝負。那怪物架住了鐵棒道：「你是那裡和尚，敢來與我抵敵？」木叉道：「我是托塔天王二太子木叉惠岸行者，今保我師父往東土尋取經人去。你是何怪，敢大膽阻路？」那怪方才醒悟道：「我記得你跟南海觀音在紫竹林中修行，你為何來此？」木叉道：「那岸上不是我師父？」

怪物聞言，連聲喏喏，收了寶杖。讓木叉揪了去見觀音，納頭下拜，告道：「菩薩，恕我之罪，待我訴告：我不是妖邪，我是靈霄殿下侍靈輿的捲簾大將。只因在蟠桃會上失手打碎了琉璃盞，玉帝把我打了八百，貶下界來，變得這般模樣。又叫七日一次，將飛劍來穿我胸脅百餘下方回。故此這般苦惱。沒奈何，饑寒難忍，三二日間，出波濤尋一個行人食用。不期今日無知，衝撞了大慈菩薩。」菩薩道：「你在天有罪，既貶下來，今又這等傷生，正所謂罪上加罪。我今領了佛旨，上東土尋取經人。你何不入我門來，皈依善果，跟那取經人做個徒弟，上西天拜佛求經？我叫飛劍不來穿你。那時節功成免罪，復你本職，心下如何？」那怪道：「我願皈正果。」又向前道：「菩薩，我在此間吃人無數，向來有幾次取經人來，都被我吃了。凡吃的人頭，拋落流沙，竟沉水底。這個水，鵝毛也不能浮。惟有九個取經人的骷髏浮在水面，再不能沉。我以為異物，將索兒穿在一處，閑時拿來頑耍。這去，但恐取經人不得到此，卻不是反誤了我的前程也？」菩薩曰：「豈有不到之理？你可將骷髏兒掛在頭項下，等候取經人，自有用處。」怪物道：「既然如此，願領教誨。」菩薩方與他摩頂受戒，指沙為姓，就姓了沙；起個法名，叫做沙悟淨。當時入了沙門，送菩薩過了河，他洗心滌慮，再不傷生，專等取經人。

菩薩與他別了，同木叉逕奔東土。行了多時，又見一座高山，山上有惡氣遮漫，不能步上。正欲駕雲過山，不覺狂風起處，又閃上一個妖魔。他生得又甚兇險，但見他：

捲臟蓬蓬吊搭嘴，耳如蒲扇顯金睛。
獠牙鋒利如鋼剗，長嘴張開似火盆。
金盔緊繫腮邊帶，勒甲絲條蟒退鱗。
手執釘鈇龍探爪，腰挎彎弓月半輪。
糾糾威風欺太歲，昂昂志氣壓天神。

他撞上來，不分好歹，望菩薩舉釘鈇就築。被木叉行者擋住，大喝一聲道：「那潑怪，休得無禮，看棒。」妖魔道：「這和尚不知死活。看鈇。」兩個在山底下一衝一撞，賭鬥輸贏，真個好殺：

妖魔兇猛，惠岸威能。鐵棒分心搗，釘鈇劈面迎。播土揚塵天地暗，飛砂走石鬼神驚。九齒鈇，光耀耀，雙環響亮；一條棒，黑悠悠，兩手飛騰。這個是天王太子，那個是元帥精靈。一個在普陀為護法，一個在山洞作妖精。這場相遇爭高下，不知那個虧輸那個贏。

他兩個正殺到好處，觀世音在半空中拋下蓮花，隔開鈇、杖。怪物見了心驚，便問：「你是那裡和尚，敢弄甚麼眼前花兒哄我？」木叉道：「我把你個肉眼凡胎的潑物！我是南海菩薩的徒弟。這是我師父拋來的蓮花，你也不認得哩！」那怪道：「南海菩薩，可是掃三災救八難的觀世音麼？」木叉道：「不是他是誰？」怪物撇了釘鈇，納頭下禮道：「老兄，菩薩在那裡？累煩你引見一引見。」木叉仰面指道：「那不是？」怪物朝上磕頭，厲聲高叫道：「菩薩，恕罪，恕罪。」

觀音按下雲頭，前來問道：「你是那裡成精的野豕，何方作怪的老彘，敢在此間擋我？」那怪道：「我不是野豕，亦不是老彘，我本是天河裡天蓬元帥。只因帶酒戲弄嫦娥，玉帝把我打了二千鎚，貶下塵凡。一靈真性，逕來奪舍投胎，不期錯了道路，投在個母猪胎裡，變得這般模樣。是我咬殺母猪，打死群彘，在此處占了山場，吃人度日。不期撞著菩薩，萬望拔救救。」菩薩道：「此山叫做甚麼山？」怪物道：「叫做福陵山。山中有一洞，叫做雲棧洞。洞裡原有個卵二姐，他見我有些武藝，招我做了家長，又喚做倒頭郎。不上一年，他死了，將一洞的家當，盡歸我受用。在此日久年深，沒有贍身的勾當，只是依本等吃人度日。萬望菩薩恕罪。」菩薩道：「古人云，『若要有前程，莫做沒前程。』你既上界違法，今又不改兇心，傷生造孽，卻不是二罪俱罰？」那怪道：「前程，前程，若依你，教我喝風？常言道：『依著官法打殺，依著佛法餓殺。』去也，去也，還不如捉個行人，肥膩膩的吃他家娘，管甚麼二罪三罪，千罪萬罪！」菩薩道：「『人有善願，天必從之。』汝若肯歸依正果，自有養身之處。世有五穀，可以濟饑，為何吃人度日？」

怪物聞言，似夢方覺，向菩薩道：「我欲從正，奈何『獲罪於天，無所禱也』。」菩薩道：「我領了佛旨，上東土尋取經人。你可跟他做個徒弟，往西天走一遭來，將功折罪，管教你脫離災瘴。」那怪滿口道：「願隨，願隨。」菩薩才與他摩頂受戒，指身為姓，就姓了豬；替他起了法名，就叫做豬悟能。遂此領命歸真，持齋把素，斷絕了五葷三厭，專候那取經人。

菩薩卻與木叉辭了悟能，半興雲霧前來。正走處，只見空中有一條玉龍叫喚。菩薩近前問曰：「你是何龍，在此受罪？」那龍道：「我是西海龍王敖閏之子，因縱火燒了殿上明珠，我父王表奏天庭，告了忤逆。玉帝把我吊在空中，打了三百，不日遭誅。望菩薩搭救搭救。」

觀音聞言，即與木叉撞上南天門裡，早有丘、張二天師接著，問道：「何往？」菩薩道：「貧僧要見玉帝一面。」二天師即忙上奏。玉帝遂下殿迎接。菩薩上前禮畢道：「貧僧領佛旨上東土尋取經人，路遇孽龍懸吊，特來啟奏，饒他性命，賜與貧僧，教他與取經人做個腳力。」玉帝聞言，即傳旨赦宥，差天將解放，送與菩薩。菩薩謝恩而出。這小龍叩頭謝活命之恩，聽從菩薩使喚。菩薩把他送在深澗之中，只等取經人來，變做白馬，上西方立功。小龍領命潛身不題。

菩薩帶引木叉行者過了此山，又奔東土。行不多時，忽見金光萬道，瑞氣千條。木叉道：「師父，那放光之處，乃是五行山了，見有如來的壓帖在那裡。」菩薩道：「此卻是那攪亂蟠桃會、大鬧天宮的齊天大聖，今乃壓在此也。」木叉道：「正是，正

是。」師徒俱上山來，觀看帖子，乃是「俺嘛呢叭唵吽」六字真言。菩薩看罷，嘆惜不已，作詩一首。詩曰：

堪嘆妖猴不奉公，當年狂妄逞英雄。
欺心攪亂蟠桃會，大膽私行兜率宮。
□萬軍中無敵手，九重天上有威風。
自遭我佛如來困，何日舒伸再顯功？

師徒們正說話處，早驚動了那大聖。大聖在山根下高叫道：「是那個在山上吟詩，揭我的短哩？」菩薩聞言，逕下山來尋看。只見那石崖之下，有土地、山神、監押大聖的天將，都來拜接了菩薩，引至那大聖面前。看時，他原來壓於石匣之中，口能言，身不能動。菩薩道：「姓孫的，你認得我麼？」大聖睜開火眼金睛，點著頭兒高叫道：「我怎麼不認得你，你好的是那南海普陀落伽山救苦救難大慈大悲南無觀世音菩薩。承看顧，承看顧。我在此度日如年，更無一個相知的來看我一看。你從那裡來也？」菩薩道：「我奉佛旨，上東土尋取經人去，從此經過，特留殘步看你。」大聖道：「如來哄了我，把我壓在此山，五百餘年了，不能展掙。萬望菩薩方便一二，救我老孫一救。」菩薩道：「你這廝罪業彌深，救你出來，恐你又生禍害，反為不美。」大聖道：「我已知悔了，但願大慈悲指條門路，情願修行。」這才是：

人心生一念，天地盡皆知。
善惡若無報，乾坤必有私。

那菩薩聞得此言，滿心歡喜，對大聖道：「聖經云：『出其言善，則千里之外應之；出其言不善，則千里之外違之。』你既有此心，待我到了東土大唐國尋一個取經的人來，教他教你。你可跟他做個徒弟，秉教迦持，入我佛門，再修正果，如何？」大聖聲道：「願去，願去。」菩薩道：「既有善果，我與你起個法名。」大聖道：「我已有名了，叫做孫悟空。」菩薩又喜道：「我前面也有二人歸降，正是『悟』字排行，你今也是『悟』字，卻與他相合，甚好，甚好。這等也不消叮囑，我去也。」那大聖見性明心歸佛教，這菩薩留情在意訪神僧。

他與木叉離了此處，一直東來，不一日就到了長安大唐國。斂霧收雲，師徒們變作兩個疥癩遊僧，入長安城裡，早不覺天晚。行至大市街傍，見一座土地廟祠，二人逕入。諛得那土地心慌，鬼兵膽戰，知是菩薩，叩頭接入。那土地又急跑報與城隍、社令，及滿長安各廟神祇，都知是菩薩，參見告道：「菩薩，恕眾神接遲之罪。」菩薩道：「汝等切不可走漏一毫消息。我奉佛旨，特來此處尋訪取經人。借你廟宇，權住幾日，待訪著真僧即回。」眾神各歸本處，把個土地趕在城隍廟裡暫住，他師徒們隱遁真形。

畢竟不知尋出那個取經人來，且聽下回分解。